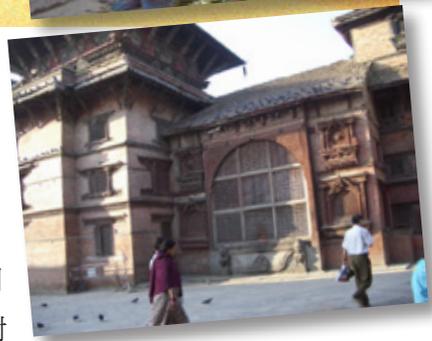


# 與神同行——一個美國 宣教士的見証

Cindy Perry 著 金繼宇譯



## 從美國中西部去地球的另一邊

我從沒有想像自己是一個「宣教士」——從在大學完全獻身給基督時起，我蒙召的感動只是作一個真誠的耶穌的跟隨者，及跟隨一個「將你一生最好的年日獻給神」的挑戰——按祂帶領的方式，去祂要我去的地方。的確，我從未想到祂會帶領我到世界上一些我從未聽過的地方去！事實上，我對傳統的宣教士觀念有一種反感，認為它有點「過時」，是宗教性的，「總是那麼認真而缺少樂趣」，但愛神及盡心、盡性、盡意、盡力跟隨耶穌的旅程卻完全不一樣！是那麼令人興奮，具挑戰性而且靈活，也賜下生命的：但並非沒有掙扎、苦痛與救贖之苦的。我一生的旅程，無論在美國的內外，只是一個在生命中聆聽與尋求順從祂指引的過程。

我生長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Nebraska)鄉間一個平凡的中產之家。在那裏，我從父親學到喜愛戶外，照料一個大花園，與哥哥一起養羊，參加運動，也積極參與循道教會的活動。從母親學習彈鋼琴及喜愛音樂，後來轉為打鼓，並因此獲得一份全額的獎學金，到較大的世界去。1974年，我在Oral Roberts大學完成學士課程，重要的，遇見一對成為

我導師的夫婦 Charles 'Chuck' Farah博士與妻子Joann。他們栽培我成為門徒，並把一份對

以色列的愛種在我心田裏。我相信這是我個人靈性成形的時期，加上繼承了父母與敬虔祖父母的特質，奠下以後一切事情的基礎。

## 到以色列

Farah 夫婦對以色列的心令人感動。當我在大學最後一年，也是Chuck 的安息年假期，他們邀請我與他們一家到以色列去，我當然不願放過這個機會。在後來的9個月中，以色列國和人民進入了我的心。我也認識了Kibbutz Project (PK) 的工作，而且希望再去的意願進入了我心中。4年後，這顆種子成熟了！那時，我身在美國，在自己教會全職服侍，並且完全享受與青年人同工，及幫助教會開拓一個新的宣教部門。然而，不知何故，心裏總是不寧靜，常常想著主還有事情要我做。一天，當我在朋友剛修妥的房屋的後院裏散步和深思禱告，主清

楚地向我的心說話，要我回到以色列去，參與PK的工作。這是我人生中少數幾次，我完全知道這是神向我說話的經歷之一，而我唯一的想法是「好，我必須去」。那天的經歷到如今仍歷歷在目。但當我和教會領袖們分享時，他們無法體會我心中的火熱，也不認同這個呼召。我被壓垮了，心裏問道：「為甚麼？」但我順服，而且感到平安。好，就等著吧！我把這事存在心中反覆思想了好幾個月，直到有一天，其中一位牧師主動問我是否仍想著要到以色列去。我回答說仍感覺這是主的呼召，但我願意等待他們確認。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說他們現在也感覺到「是」，而且會高興地祝福和差遣我。不久，我就出發了。

我喜歡 Kibbutz 的工作與事奉，也幫助帶領一個團隊，很快便全然投入了。翌年，主任 Art Carlson 要求我離開 Kibbutz，加入他和妻子 Claudia 在家中的事奉，直接和他們一起作工，作 PK 的一個輔助角色。這是我更喜歡的！在 Kibbutz 所有團隊之間巡迴往來，支援團隊的領袖們，組織主題講座，與 Art 夫婦緊密同工，並且成為了他們家中的一員。我樂在其中，感覺能進一步得到這一對敬虔及如此有人情味的夫婦指導，像有一種特權。

但「呼」的一聲，完全意外地，主召喚我到一個更遠的地方，到一個我一無所知的群體中，我只知在喜馬拉雅山上。這「呼召」以一個不尋常的方式來到——一個老朋友到尼泊爾與當地的牧師同工，寄來一份簡訊，因為他們的機構需要購買一輛車子。這是又一次「我完全知道」主向我內心說話。這一次是要我獻上自己儲蓄了很久，為最後從以色列回國購買機票的有限資源，來幫助他們購買這輛車。為了這事，我和主周旋了很久。啊！我所有的已是這麼少，為甚麼別人很容易便從豐裕的財政撥出來的錢，卻要我來奉獻呢？我不是已經犧牲了家庭、朋友和家人，甚至賣掉了車子，捨棄了我微薄財產的大部分，才得以來到以色列嗎？這本是個簡單的決定，我卻掙扎了一個多月。我不能逃

避，最後只好把錢寄出去，想不會再有下一次了。我想繼續在以色列過生活，我越來越感到滿足，樂於參與其中。

當我把錢寄出後，不但沒有平安，反而更不安，我是多麼困惑啊！我再次呼喊「主啊！為甚麼？」我做錯了嗎？獻出我最後一點儲蓄是枉然的嗎？但當我終於平靜下來，讓主在心中柔聲細語時，一個清晰而溫柔的印象出現了：這一次我不只是要你的錢，我要你！我懂得這個意思，祂要我冒險去尼泊爾，到一個我、我家，甚至我的教會完全不認識的地方去。我該怎麼辦呢？祂的意思真是如此嗎？或這又是另外一種考驗？但是當我心裏為此掙扎、不敢與人分享，並且渴望這不是真實的時候，心裏便越覺得這確是我人生中與神同行的下一步。

一些確認來了，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挑戰，要把我拉往別的方向去。不到幾星期，適逢我到耶路撒冷的浸信會(通常幾個月便前去一次)，那裏「剛好」有幾個人從尼泊爾來，他們在尼泊爾西部已經開拓了事工，鼓勵我考慮前去。另一方面，突然接獲前度男友的來信，他是我出發到以色列前曾談婚論嫁的人。他表示想來看我，再次探討我們之間的關係。我這顆年青的心游移不定了，該怎麼辦呢！這年青人來了，不久便發現，我們還是只該作朋友，如此而已。而這時指向尼泊爾的印證也開始增多，對我最重要的或許是當我帶著戰兢的心去見 Art 時(他不久前才要求我對 PK 的事工作較長期的委身，而這事工又是我非常喜歡並且有成就感的)，他的反應使我驚訝。他熱情地分享多年前主如何早已給了他一個異象，要他使用 PK 來實現以賽亞的話——許多地方聚集祂的子民回到耶路撒冷，然後從耶路撒冷差遣他們到全球各地去。他覺得我從以色列到尼泊爾的呼召，正是這夢想實現的開始。他全心的流著淚讓我得著釋放。在一個難忘的全體 PK 團隊年終(1979)聚會上，我被委任為他們的「宣教士」，從 PK 差往「地極」。(這確是我所感受的！)

我也接到美國家人與教會的祝福。在一次簡短的回家旅行，處理一些庫存的居家用品之後，即4個月後的1980年4月中，我提著兩個行李到達尼泊爾的首都加德滿都(Kathmandu)，開始我與神同行的下一程。

當時我並不知道，在PK的服侍與在以色列的處境是一個多麼好的預備。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那裏不能公開自由分享你的信仰，需要學習在生活上展現基督生命與愛(我認識「活出」信仰往往比用說話更有力量)。相對於形式上的基督教/教會，從一個信耶穌的猶太人感到受威脅而須隱藏之地，到一個離開傳統印度教或佛教之根而跟隨耶穌者會公開受迫害之地，在那裏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和配偶後來因信仰而被囚禁。從一個被多個含有敵意的國家包圍，街頭經常出現攜帶武器的士兵和常發生軍事活動之地，到一個充斥著政治困難、革命、罷工與不安，以及毛式暴動之地。從單純Kibbutz的生活到世上最貧窮國家之一的村莊，與美國中西部中產階級的生活何等的不同啊！

## 到尼泊爾去

我對尼泊爾的確一無所知。當父親拿起一座地球儀，指出它的所在時，我才知道它在距離我家最遠之處，確是環繞地球半圈了。通過在那裏工作的大學朋友，我接到一位尼泊爾牧師的邀請函，要我幫助門徒訓練工作，培育年青婦女，並在他們新成立的教會中開展青年事工。但我不知道自己應先學習些甚麼——我對那裏最盛行的印度教與佛教幾乎一無所知，也不懂得當地的語言與文化，甚至如何穿衣，或如何在戶外用自來水洗澡！我只知道作一個學習者(其後才是教課與門訓)，也要學習自嘲，這是首先要學的一些大功課；此外，要學習在一個幾乎沒有自己同胞的地方，如何面對寂寞，尋找友誼。

不久，我得到兩對導師幫助前行：Nicanor和Elizabeth Tamang傳道夫婦，帶我到該國成長中



的尼泊爾教會群體(當時不分宗派)；另一對是在International Nepal Fellowship (INF) 事奉的新西蘭夫婦，他們幫助我取得簽證，並帶我到INF 宣教士之家。最初幾年間，我漸漸熟悉尼泊爾語言，便一邊學習一邊作外展工作，與新的尼泊爾朋友們的關係越來越深，也在尼泊爾教會和一些成立不久的機構中服侍。1985年，我有幸被一群尼泊爾領袖邀請作研究，並撰寫尼泊爾教會的歷史。我深被他們對我的信任所感動。我與一個傑出的尼泊爾團隊進行了尼泊爾教會歷史研究及尼泊爾教會調查計劃，直到1987年底我被迫離境為止。這事對我的打擊很大，因為我是全心全意投入這工作的。回家後，我帶著破碎的心靈，一直向主問：為甚麼？再一次，神有我所不知道的計劃。回到美國以後的兩年中，有機會到惠頓(Wheaton)研究院攻讀跨文化研究碩士課程。我沒錢付學費，但天父開了路！我使用在尼泊爾收集的資料在傑出的導師指導下，以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Nepal 作為我的論文題目。當我於1989後期回到加德滿都後，這份論文得以出版，至今已重印了 7次——榮耀歸於神！

## 到喜馬拉雅較廣的地區

我很高興能夠回到尼泊爾去——但再一次，起了意想不到的變化。愛丁堡大學的Andrew Walls 教授鼓勵我到他所設立的「非西方世界基督教研究

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Non-Western World)去，在他指導下繼續研究並攻讀博士學位。我與尼泊爾教會的領袖們商討後，決定研究尼泊爾的散居者。結果又在加德滿都出版了Nepali Around The World。我再次訝異，是怎麼的一回事？它並非我所計劃的。我沒有錢付海外的學費、生活費或為研究所需的旅程，但神竟然……。神的旨意實在遠遠超過我要獲得的博士學位，雖然這是一個極佳的工具，我也因此得到幾個工作機會。但不久以後，我明白職位與薪水不是我所冀求的，我所獲得的知識要回到喜馬拉雅地區為永恆目標所使用。尼泊爾的散居者繼續在增加，在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都有尼泊爾人——他們都是寄居地的宣教生力軍。

1994年後期，我回到喜馬拉雅地區，以印度西



左起：Adon Rongon, Cindy Perry, Thomas Wang, H. D. Subba攝於喜馬拉雅山福音會議上

孟加拉邦的西里古里(Siliguri)為基地(接近尼泊爾東部邊界，鄰近錫金、不丹與印度東北七州)。不久之後，Himalayan Ministry (HM)成立，以跟進我在研究中所顯示出眾多的實際需要，而且把尼泊爾教會與一些正在成長中的散居者教會聯繫起來。一個令人興奮的方向是緬甸，那裏有很多尼泊爾人，但幾乎不為外人所知。HIM 是極佳的跳板，以後十年把事工推往印度與全喜馬拉雅地區有尼泊爾人之地與尼泊爾散居者之中。

也在此時，神把一個敬虔的長者王永信牧師帶

來，成為我的導師與朋友。當時，他是主後二千福音遍傳運動(AD2000 & Beyond Movement)的董事會主席，他的引導與鼓勵在發起「喜馬拉雅山二千運動」(Himalaya 2000 Movement)這事上起了很大作用，這運動後來成為多人熟悉的「喜馬拉雅山福音會議」(Himalayan Congress Of Evangelism, HIM-COE)。在王牧師的指導下，從1996年第一次喜馬拉雅山福音會議至今，我得以擔任其中的國際協調人。王牧師的為人是我自己與全喜馬拉雅山地區的尼泊爾領袖們的極佳榜樣。這會議的果效至今仍在蕩漾，特別是招聚了世界各地的尼泊爾教會與喜馬拉雅山教會領袖們而召開的峰會(Himalayan Global, HIM-GLO)——先在泰國，再在香港，然後是2013年在馬來西亞。

這些年間發生了許多變化——都是令人有成就感的美好時光，如：新的全國事工的發起、全國所信任同工興訟的威脅，於駐工場25年後之安息年得以平息、當地夥伴自立的慶祝與HIM圓滿結束、參加Development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DAI)任喜馬拉雅山地區高級顧問、在年青的國家領袖中發起HIM-LEAD (Himalayan Leadership)計劃並照顧它伸展至四個國家，幫助DAI在尼泊爾、印度東北部、緬甸與孟加拉國培訓組織的領袖(Master in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2014年初瀕臨死亡之摩托車事故……但再一次看見，神有其他計劃。

2015年是我在喜馬拉雅跟隨耶穌的35週年，而64歲的生日也快要來臨。朋友們一直在問，我的退休計劃如何？但神一直擴展我的境界。2015年1月我被邀請擔任DAI的首任南亞地區主任，幫助導航DAI一個新的區域計劃。我繼續熱衷參與領袖發展，並在南亞各地與國家領袖們同工，也為神在他們人生及藉他們人生所作的一切事上喜樂。

(作者在尼泊爾人中事奉三十多年，栽培當地領袖，並鼓勵他們向海外尼泊爾人宣教。90年代後期，作者亦協助大使命中心開拓在喜馬拉雅山區的宣教工作。)